篷窗隨錄

蓬窗隨錄卷三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藏校

目錄

疏

覆奏民生吏治疏

畢沅

請釐定堯陵疏

爲恭請

聖裁釐定堯陵事竊臣今年奉

命祭告秦蜀回道山西平陽訪得帝堯陵于城東北七十里所謂陬山澗中者尋奉

命典試江南過東平訪向所祭堯陵于州東北二十里靈泉山之陽又臣奉

命督學山東時按試曹州道經平野遠瞻曹濮間所祭之堯陵今臣裴所揭平陽堯陵石刻六軸敬謹恭

呈別摺錄其草野之文石斷字缺謹硃圈句讀加

貼黃籤以便

御覽並錄乾隆元年禮部議山東撫臣岳濬請東平

堯陵改祀濮州原奏乾隆四十一年大學士九

卿遵

旨議大理寺卿尹嘉詮奏平陽堯陵原奏于後臣前

面

奏平陽所訪得面奉

諭旨許臣次第查考今臣遍考諸書詳譯史記體例

臣至愚昧竊以爲當據漢司馬遷史記爲斷敬

爲我

皇上一一陳之墨子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

舜西教七戎道死葬南紀之市山海經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似可不稽惟呂氏春秋云堯葬于穀林史記呂不韋列傳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遷葢極形其侈濫故遷之撰五帝本紀于堯亦不書葬所未嘗采穀林之說非特不之信也臣繹史記正文體例有以知古帝王都于其所則葬于其所故遷之不書非闕文也五帝本紀黃帝旣云未嘗甯居又云邑于涿鹿之阿

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是黃帝之都
無常處也末云黃帝崩葬橋山惟以黃帝之都
無常處故必書其葬所此遷史例也且于封禪
書備載齊人公孫卿奏黃帝上天之事而于本
紀自書葬橋山斯又遷之特筆也于是帝顓頊
帝嚳帝堯皆不書其所都不書其葬所帝顓頊
帝嚳之不書猶可曰闕文其在帝堯禹貢曰冀
州夏本紀云禹行自冀州始後儒以爲尊京師
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尙書具有明徵
然則堯之都冀可無書也堯授舜舜授禹皆都
冀州而遷于帝舜則曰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

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惟以舜都冀州而巡狩至蒼梧故必書其葬所與黄帝同此實史記正文之例臣所云正文者葢以司馬遷後諸書之言堯陵如皇覽如帝王世紀前此如吕氏春秋皆見敘于劉宗裴駰史記集解以注入于史記不書葬所之下遂爾紛煩不一臣謹斷以史記不采吕不韋堯葬穀林之説而先據諸本紀正文以疏明其體例夏本紀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則不于其所都之冀州矣故必書其葬所然其書葬所也乃于贊語中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

會稽者會計也此則文章家之波宕然猶云或
言者葢慎之也于是黃帝之書葬舜之書葬禹
之書葬凡三而文詞各别要之不崩于其所都
故其書葬則一然則堯之都于其所而葬于其
所不書葬可以思矣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
居則湯都亳矣然其崩不書葬則都于其所而
葬于其所已周本紀旣曰武王至周贊語又曰
周復都豐鎬武王之不崩不書葬而先是云九
年武王上祭于畢則文王墓也贊語又云所謂
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社中此皆旁見之法
臣今年奉

命致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陵得見周公太公伯禽從葬之墓皆在今畢原上則周之都于其所而葬于其所故不書實與殷湯帝堯不書葬之例一然則帝堯之都于平陽而葬于平陽可以信矣司馬遷云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故遷于以上本紀其例如是至于秦漢則近矣其所書葬又不可以例其前也臣謹再歷攷諸書之訛于後自呂氏春秋始云堯葬穀林司馬遷雖不采于史記而其說已流傳司馬遷武帝時人歷昭帝宣帝至元帝時劉向諫起昌陵疏乃歷敘堯葬濟陰邱壠皆小

殷湯無葬處且云文武周公葬于畢皆無邱壠之處則實與臣所見之邱壠高大不合益向意祇在甚言薄葬非必考地志其云堯葬濟陰則沿訛于呂氏春秋也自此以後一說相承魏文帝好學王象繆襲等受詔撰皇覽皆記先代冢墓之處云堯冢在濟陰城陽仍劉向呂不韋也隋書經籍志皇覽一百二十卷如是之多則必侈必濫矣今其書不存臣謹指其一條云呂尚冢在臨菑縣南去縣十里以臣所見太公墓實葬于周之畢原文王陵左周公墓右且禮記太公封于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以此思之

皇覽所言未可盡信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仍
皇覽之說云堯葬濟陰城陽西北四十里臣謹
按史記正文堯避位二十八年而崩其下不書
葬地而小註乃駰案皇覽曰堯葬在濟陰城陽
劉向曰堯葬濟陰邱壠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
林皇甫謐曰穀林卽城陽堯都平陽于詩爲唐
國此皆劉宋裴駰牽合諸書之一說相承而劉
向傳邱壠皆小已譌爲邱壠山以致後此諸書
之牽引者至謂與正史相符正史司馬遷未嘗
言也後漢班固明帝永平初受詔撰漢書至章
帝建初中始成班固前距劉向百二十餘年其

于地理志正文惟書成陽而唐顏師古又于其下註云有堯冢靈臺班固未嘗言堯葬處也至劉宋范蔚宗後漢書郡國志乃直書成陽有堯冢靈臺考蔚宗八志未成而卒其補志乃蕭梁之劉昭而顏師古又已引郡國志以注地理志似此糾紛蓋魏之皇覽晉之帝王世紀其說方流傳也然則後此如晉書地理志之作于唐及宋史禮志凡書所引據堯陵如前說者臣亦不敢多所敘辨以上煩

聖聽臣敬謹請再疏明其事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二年東巡狩遣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臺此正

文也葢自劉向亦嘗據呂氏春秋班固雖未之
采然其說之行閱二百餘年度其時濟陰成陽
已定為堯塚又閱三十九年安帝延光三年東
巡狩遣使者祠唐堯于成陽此亦後漢書正文
是即乾隆元年山東撫臣岳濬奏請堯陵由東
平改祀濮州為
國家有大典禮行告祭之處此臣從前在山東時
所遙瞻于平野略無山川形勢之結構竊計非
帝堯諸臣皆大聖人之所營建堯都平陽何事
遠葬于濮州而所葬乃如是今訪得平陽堯陵
之靈境棠

恩許臣次第查考然後知濮州所謂濟陰成陽處確非堯塚也北宋歐陽修集古錄南宋洪适隸釋皆列後漢堯祠祈雨碑修跋云碑云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侵陰又云享祀羣神又云孟府君如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以此知爲祈雨于堯祠也堯祠在濟陰郡适跋云右濟陰大守孟郁修堯廟碑臣按延熹十年桓帝時也又後漢堯祠碑修跋云碑在濟陰碑云帝堯者葢昔世之聖王也又云李樹連枝生于堯祠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出錢二千敬至禮祠熹平四年建臣按熹平四年靈帝時也又後漢堯母碑

修跋云其文略曰慶都僊沒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臣按此似憑空附會之辭後云故廷尉深惟大漢堯之苗胄當修堯祠于是修按皇覽云堯冢在濟陰成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卽成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無堯母葬處惟見于此碑蓋亦葬成陽也而諸事多爲成陽惟此碑爲成陽适跋云右成陽靈臺碑靈帝建甯五年立與堯廟二碑皆在成陽于是适按兩漢地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不明言靈臺爲堯母冢也章帝紀元和二年遣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臺註引郭

緣生述征記曰成陽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陵臺據此則與碑合靈臺非堯塚明矣臣按今後漢書本注云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大毋並無成陽有堯陵陵南一里之句不知洪臣适所據者何本謹按右第一碑第二碑修與适所跋確是堯廟堯祠第三碑亦云當修堯祠修跋此碑似猶疑堯母葬處乃引皇覽呂氏春秋皇甫謐而云亦葬成陽者意謂帝堯葢虛詞也若修所收之碑文確敘堯塚則何必引書以爲據至适跋此碑云靈臺非堯塚明矣葢信章帝紀之成陽靈臺而直闞郡國志之大書成陽有堯塚靈臺也據此濮

州夙有堯廟堯祠與堯母靈臺而未嘗有堯塚
臣又覆考隸釋所載孟郁修堯廟碑云聞帝堯
陵在成陽遣戸曹掾具中牢祠又云與西宮學
生又云修治大殿是因祀廟修廟而先以虛詞
敷佐而照耀之故曰聞若其有陵則其地敘其
事何必曰聞又覆考堯祠碑云復舊典造立靈
廟以一太牢秩祠又云乃共立壇墠刊碑紀石
是因重建堯廟而設壇墠未嘗先有陵也蓋堯
陵未知實處而人之欲有堯陵于濟陰成陽者
實其敬聖之誠然則章帝之祠唐堯于成陽靈
臺祠其廟也安帝之祠唐堯于成陽亦非祠其

陵也而後此之引後漢有三碑與皇覽帝王世紀諸書相附者並不詳繹碑文以分别祠廟陵之義緣好異之書如晉時所出竹書紀年云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宫于陶九十年游居于陶一百年涉于陶蓋陶邱在濟陰也然南齊任昉所收永初山川記云堯先居陶後居唐曰陶唐氏也至唐之魏王泰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北引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又有偃朱故城引竹書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與父相見此皆右穀林之說者必欲附會堯之嘗居濟陰且涉于濟陰則度必葬于濟陰矣後魏酈

道元注水經備引成陽有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有堯妃中山夫人祠然于後結束云考地驗狀咸爲疎僻蓋闕疑書疑耳自濟陰旣當有堯陵好事者附之堯母慶都陵又附之中山夫人祠道元在後魏時已無可考驗槪之以闕疑書疑然則濟陰之無堯陵信矣臣考今其處惟存元徐世雄書帝堯墓三字一碑而世之引水經注以考堯陵者但煩稱其前幅而脫略其末尾殊失酈道元所以備引之本意東平平地堯陵宋開寶詔祠堯于鄆州鄆州今東平也明洪武四年祠堯于東平祭文云遣官奠祀修陵臣昨訪蘆泉山處陵在平地後

立一磚牆塚高四尺貼牆出小項前去項尺餘一雲龍紋石片平其上左右前各鑲立一石片如擁護然 臣 于石片缺處仰瞻鬆土欹落有斷磚零石而貼牆小項生草一堆其地之前稍左有東關山西關山斜走闕斷略無環抱斷然非帝堯葬處此岳濬請改祀濮州禮 臣 議准不爲無據也至尹嘉銓之奏平陽考據未備廷臣議駁自當愼守舊典今 臣 考得後漢王充以爲堯葬冀州此語僅見于南宋羅泌路史其子羅苹之注且以爲妄之甚葢立濟陰之説者必廢平陽之説則此説葢實也 臣 又考得北史魏孝文

帝本紀太和十六年祠堯于平陽此亦祠于廟
二十一年至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此當
祭于陵先是二十年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
及明章二帝陵唐高宗顯慶二年帝在雒陽宮
遣使者以少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葢凡
書祠者當是廟凡書祭者當是陵夫在孝文時
猶常修祀于平陽而酈道元父酈範孝文所任
用道元仕宣武孝明之時水經注之于濟陰已
云聞疑書疑然則平陽之蹟猶自昭灼而濟陰
之蹟固以渺茫矣且孝文帝自代遷雒其時江
左劉宋蕭齊之遞嬗所以濟陰之一說自沿于

劉宋裴駰而孝文之太牢自行于冀州漢郡按臣
後漢書郡國志平陽屬河東郡據此爲斷則後此如唐開元五
年詔褚無量祠堯平陽之見于史者臣亦不敢
多引以上煩
聖聽今臣訪得平陽堯陵乃是地中有山也今年臣
蒙
恩遣祭黃帝陵于中部縣橋山見橋山之霛境猶未
觸地中有山之義及見陵于陬山與黃帝陵各
形勢而氣象同易曰地中有山乃知四周山高
起憑其迴環曲折不斷于其入處如入地中比
及見地山乃安于地上水自深于地中葢地在

山中也所無簡明之筆謹瑣陳兩山之形勝洛水在橋山東自北流南入宜君縣境折而西以北趨黃河延綏慶陽之間有山曰西山延長千二百里以起爲橋山穹然橫亘九里黃帝葬穹處下古栢千株其前平出則立土直下際水之行路也其後華葢三峯擁出三峯垂下即起橋山其接斷處塡一石形家所謂過峽也四圍而中空如橋橋山之名以此其右山連後峯轉而出立土如嶽體十數里迴于前爲橋山對面之山盤陀黃石塡其下坦如開懷橫疊小土山八九層皆與橋山勢相讓相合又環而左際水山

腳重重抱于橋山左而後峯轉左之山腳出與相錯盤自右迴前轉左復趨後之高山四周如環其頂如平垣而平頂之外無一峯尖四周之內無一矗石實則四周山之下與橋山三面之下如鑿空然皆地也所最神者右山肩落一水曰沮水先分一流入峽之石中出于左而前其右之一流深于地中自後而前復自右而左過中部縣繞橋山前轉左以趨後恰與峽中出者會盤一水之分而復合爲一氣也左肩又落一水俱合于橋山左腋從出以會洛水而左折于對面山之外其初之入自橋山西經耀州南

兩山狹路中二百餘里東折而上延長百里之高山宜君縣立山上也過此逶迤北折而坦兩山相夾不啻入于地中則見橋山矣晒山之堯陵平陽城東北四十里村徑漸狹而坦有坊曰堯天咫尺于是土山夾入盤土門也漸坦漸下如入地中則見左右土山皆壁立村居種作寛窄隨灣其外西也遠山環之其內東也一水西出右之壁立乃陵背之地山轉前爲陵之對山自東而西以出于左三十里其頂參差不斷而入者當爲右也左之壁立乃陵之本山右肩衡分自東而西以出于右三十里其頂參差不斷

而入者當爲左也葢堯陵南向也左右之相距至窄亦不太寬而兩壁之立無可以路而出也初高二三丈四五丈皆立土至頂漸則大小黄石層疊于下其上立土至頂更入更高左之疊石較多于右祇一路跨水左右至于陵止臣按峪名日阪阪隅也于義爲通其中水口大石脚高低層疊漸如棧行再入又一口則石大且多水衝下矣再入大壑大巖左右過水行無路處其上大石灘落水再入再折石多水急少可種作行于巖上俯聽水聲于是徑搤仄崖愈峻乃高石壁列左如拱而右亦蒼然高此大川嶽鴻濛氣象也乃太

石平出壁立之上頂下或盤陀石疊疊十數層
或小方石疊疊十數層于是大平石左而出右
而出水屈曲其間蓋自山口以入不啻入于地
中乃大轉大折于高壁大峽中以入于右古柏
如蒼虬則見陵山矣陵山純土其左其前直下
際水其右低畝許令種作也其上平如地三四
百餘步後擁五峯圓頂連排小方石疊成亦不
見後山之頂五峯垂下起爲翠阜左頂高一百
五十尺右頂及其半廣二百餘步春生之氣盎
然和粹神明在焉其前猶存小殿三楹兩廡各
三楹蓋此一百五十尺天然之土安于平如地

之山上也其南則對面之山十數小圓峯坦如
開懷下爲石場際水皆盤陀黃石北至陵前盤
陀黃石左縮右伸與上左高右低之翠阜若相
配然所最神者一水自陵山之背後山之根夾
出于左而右轉至立土之左旋轉前過右而復
出于前則高壁大峽間矣一流三十里出于外
口之左若無此水則三十里至于陵塞氣不通
終古荒絕也若非此水則至于陵且路他出矣
臣敬謹瑣陳兩山仰祈
聖心俯鑒黃帝諸臣帝堯諸臣其所相度營建不必
相同而實有相同之形勝臣謹按陬山之金泰

和碑亦云穀林之說獨出于皇甫士安之屬又云蹤跡明甚元碑所紀猶可從信明碑云徽唐太宗像平陽志云唐太宗征遼過此拜于墓下自塑像以配帝堯然李唐陶唐馨心援附則堯陵當日口耳相傳實在平陽唐太宗起于太原必稔平陽若非自塑像後人何以塑于荒陵明碑又云今曰始廟而祭之荒山之中盍其時方祀堯陵于東平何敢誦言也夫帝堯之神明自在宇宙間亦何擇乎山東山西帝堯之陵天地皆將祐之豈有或然之慮然求其眞而覈其實

恭遇

皇上七旬萬壽大慶之年嘉澤普洽神明麻暢來春
翠華巡幸五臺堯陵適在山西界中前者臣仰聆
諭旨從前議駁之後
聖心常想堯陵當在平陽何以有遠葬山東之事臣
所考大段如是伏祈
聖裁釐定四千一百餘年久湮之蹟實亦天心有待
陶唐氏之遺民臣與之問訊口耳相傳欣欣樂
道豈特金泰和碑所云蹤跡明甚也臣愈陳愈
瑣瀆慄悚惶伏乞
睿鑒施行

再陳堯陵疏　　錢載

爲再陳堯陵恭懇

聖恩俯鑒事竊臣遵

旨次第查考堯陵考得平陽之堯陵屬實濮州之堯

陵屬虛敬陳具摺覆

奏奉

旨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議奏欽此禮部主稿議駁

覆奏奉

旨依議欽此臣自應凜息何敢復陳但臣原奏祇辨

堯陵之有無並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處然

即此一事之議禮教攸關臣敬謹再

奏竊以堯葬穀林之說實始于秦之呂不韋而牽合漢劉向堯葬濟陰及班固漢書地理志成陽屬濟陰郡以傳穀林之說實由于晉之皇甫謐其辨駁濟陰成陽之無堯塚者莫詳于後魏酈道元之水經注水經注云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 臣謹按此卽皇甫謐之牽三說而合之也其下接注云墨子以爲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云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塚也 臣謹按以爲近是則成陽之堯塚猶未見爲確又云余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南半里

俗諺以爲四堯城士安益以是爲堯塜也臣謹

按囚堯城本屬竹書之荒唐況以是爲堯塜則

道元之辯駁成陽無堯塜而心非皇甫謐也葢

已太甚然後于其注之又一段備言今成陽有

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有中山夫人祠俱詳里數

其所謂今者州縣之所與設有此現在也乃復

引郭緣生述征記所言成陽堯陵中山夫人祠

堯母慶都塜俱詳里數以見今與古里數參差

不合夫祠可移徙陵豈有移徙者何以今與古

里數乃不合于是其結束云考地驗狀咸爲疎

僻葢閒疑書疑耳則並郭緣生亦概斥之矣臣

謹據此道元之三層辯駁臣所以信濮州之堯陵屬實者臣

陵屬虛然臣之所以信平陽之堯陵屬實者臣

前奏謹據漢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夏殷周本

記正文之例爲斷葢因呂不韋劉向皇甫謐之

說皆收于劉宋裴駰史記集解以註入司馬遷

不書葬所之正文下其在司馬遷周以前本紀

之例古帝王都于其所崩于其所則葬于其所

者皆不書葬何以明之即以其不崩于其所都

者必書葬以知之如黃帝之遷徙往來無常處

則書葬橋山如帝舜之都冀而崩于蒼梧之野

則書葬于江南九疑如帝禹之都冀至于會稽

而崩則書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惟此三書顯然成例臣以是知帝堯之都于平陽崩于平陽即葬于平陽不書葬則今平陽之有堯陵蓋其實已至于秦漢之世近而皆書葬臣前奏云不可以例其前也又據後漢王充語堯葬冀州此語僅見于王充臣前奏云立穀林之說者必廢平陽之說所以王充僅見此語臣以是知堯都平陽爲冀州則堯之崩于冀而葬于冀者實在平陽又據今陬山堯陵明碑云徵唐太宗像此等無名之碑誠不足據然唐太宗之舊有像而徵之不必誣也即

平陽志書亦何以足據然相傳唐太宗自塑像以配帝堯臣前奏云唐太宗起于太原必稔平陽若非自塑像後人何以塑像于荒陵並唐太宗侑座之像嘗自塑于帝堯今日陬山之陵則帝堯今日陬山之陵猶未逕于唐太宗平陽之世臣亦何心臣以是知平陽之陬山實爲堯陵況今陬山數境鴻濛氣象無可華飾非可遊玩臣口不能言筆不能述臣前奏謹以所見黃帝之橋山比絜者伏祈

聖心俯鑒黃帝諸臣帝堯諸臣其所見度經營不必相同而實有相同之心跡此非身親至其地者不

知今廷臣皆未嘗親至其地原不可輕信臣言
遂以爲可據臣　敬謹戰慄伏祈
皇上
聖心俯鑒定司馬遷頁史材正文之例黜呂不韋門
下客浮說之訛辯皇甫謐牽合兩說之由審酈
道元駁酈三層之確念唐太宗之李唐陶唐嚳
心援附而惜王充之傳疑傳信片語僅存以對
答
帝堯之神明以昭彰四千餘年荒山幽邃之中春
氣尙存之蹟以振起人心于萬古臣　敬謹戰慄
具摺伏祈

皇上睿鑒

議創置閣職疏　舒赫德

爲遵

旨議奏事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昨四庫館進呈裒集永樂大典散篇內有麟臺故事一編爲宋待制程俱撰具詳當時館閣之制所載與掌三館秘閣書籍以執政領閣事又有直秘閣秘閣校理等官頗稱賅備方今蒐羅遺籍彙爲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加披閱釐正特于文華殿後建文淵閣弆之以充策府而昭文治淵海縹緗蔚然稱盛第文淵閣國朝雖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並無其地茲既崇構鼎新琅函環

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自宜酌衷宋制設
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爲直閣事同司典掌
又其次爲校理分司註冊點檢所有閣中書籍按
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
以下各任之于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每銜應
設幾員以及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
院定議列名具奏候朕簡定令各分職領銜將來
即爲定額永垂久遠至于四庫所集多人間未見
之書朕勤求採訪非徒鉛槧石室之藏將以嘉惠
藝林啟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鐫刻流傳僅
什之一而抄錄儲藏者外間仍無由窺覩豈朕右

文本意乎翰林原許讀中秘書卽大臣官員中有
嗜古勤學者並許告之所司赴閣觀覽第不得攜
取出外致有失損其如何酌定章程並著具議以
聞欽此臣等伏查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
帝之書肇建官師以守典策嗣後漢之蘭臺東
觀有校書之員唐之麗正集賢有學士之秩逮
及宋初厥制彌備自淳化始令儒臣兼秘閣職
名參設長貳藝文圖籍各有攸司所以總理書
林崇嚴策府任至重也欽惟我
皇上稽古觀文總輯羣籍瑯嬛宛委奇秘咸臻美富
儲藏爲亘古所未有

特命建文淵閣列庋四庫全書輪奐鼎新縹緗玉積
蓬山酉室流略充盈實足光日星而緯雲漢允
宜參考古制創置閣職俾各備官芸局典掌祕
文用以垂示億年永昭右文之法守至宋制非
省官毋得借書故中祕藏編外人罕睹我
皇上蒐羅典訓
乙夜親披復嘉與儒林同游淵海
特許臣僚借讀得徧觀延閣之儲尤仰見
嘉惠藝苑昌明經籍之至意臣等遭逢
盛軌欽怵交深謹遵
旨悉心詳議分條臚列開具于後

一案宋初以昭文集賢史館為三館其昭文集賢大學士皆用宰臣充後建祕閣以執政兼領復置直閣以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立制差為詳備今文淵閣為圖書之府典籍充積視宋三館秘閣尤為嚴重應參仿其制置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總司典掌置文淵閣直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由內班出身之滿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漢詹事讀講學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釐輯之事置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以由內班出身之滿

庶子讀講洗馬中贊編檢漢庶子讀講洗馬
中贊修撰編檢及由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
等官兼充分司註冊點驗之事以上皆設為
定額仍仿宋代館職結銜之例一切章奏文
移令其繫銜于本職之上以昭體制

一各員自定額以後如遇領閣事直閣事闕員
應由翰林院列名具疏題請
簡授其應充校理之庶子以下員數較多如遇校理
闕員應請由領閣事大學士會同翰林院掌
院學士遴選學問優長者數員帶領引
見請

旨充補以慎其選如各員中有出差等事依日講官

例請

旨簡員署理

一邃閣尊嚴儲藏清祕凡管鑰啟閉等事並屬

內府司存亦宜設立兼銜以重職守考宋制

祕書省有提舉官以從臣充應仿其制請

旨交內務府將經管之大臣開列名單奏請

特派一員令其兼充文淵閣提舉閣事銜用資管理

至閣內收發宿直諸事應于內府司員筆帖

式內分派掌管其應設幾員兼管之處即交

派出之提舉大臣酌量奏明管理似于制度

更爲詳密

一案宋制館職有寓直禁中之制又有祕書省官日輪一員宿直之法葢所以慎司祕籍昭示官常今文淵閣緘鐍出入典之內府稽查維嚴自毋庸別議宿直而一切勘核登載均係閣職所掌自當量予直廬用資料理應請俟四庫全書告竣後于文淵閣就近酌撥房屋數間作爲閣職直舍令校理各員輪番日直如有查取書籍之處即同內府官員前往檢出收還隨時存記以備查核其直閣事官亦令不時赴直公同照管庶職掌旣專益可

昭垂久遠

一案宋代祕書省每歲于仲夏有曝書之令其制綦重葢亦慎守典策之意今四庫全書次第繕竣應請俟書成安設以後參仿其制每歲五六月內提舉閣事大臣定期奏請曝書令直閣校理各員咸集公同啟閣繙晾用昭鉅典惟是全書卷帙煩重必須明習故典者方排次清釐似非內府員役所能幫同整理查宋制祕書省又有檢閱文字官係不常置應請酌仿其制再設文淵閣檢閱官八員由領閣事大臣於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遴選

奏明兼充令其于檢曝書籍時詣閣隨同點

閣更足以昭愼重

一閣中書籍皆經我

皇上親加釐訂甲乙分儲玉笈牙籤珍逾球壁若槩

許開函繙閱恐不無黦損之虞查四庫全書

各種其由永樂大典採掇裒輯者俱有藁本

君係舊本流傳更有原書足資檢覽應請俟

全書告竣後各藏其副于翰林院署擇邃密

高燥之地立架分儲依舊書目次四部編排

標籤安庋渭儲詳記派本院辦事翰林誠幹

之員數人公司其籍如翰林及大臣官員內

欲觀祕書者准其告之領閣事赴署請閱有願持筆札就署鈔錄者亦聽之其司籍之員隨時存記檔冊點明帙數不許私攜出院致有遺缺如所鈔之本文字遇有遺誤須行參校者亦令其識明某卷某頁某篇彙書一單告之領閣事酌派校理一員同詣閣中請書檢對仍須敬謹繙展不得少致污濁如此則

尊藏寶冊既可毋虞輕褻而外書之掌副在有司海寓儒流益得以誦神經而窺祕牒于

我

皇上嘉惠來學之意尤足沾溉無窮矣

以上各條臣等謹分晰條具酌定章程用垂館
閣之閎規益懋文明之盛治如蒙
俞允即載入會典則例永遠遵行至應派之領閣事
直閣事各員恭候
命下後即遵照開列職名請
旨簡放其校理各員查有現在四庫館行走之提調
纂修庶子以下各官俱係辦書熟手于典籍源
流更爲明晰此次擬即于此項人員內詳愼揀
選一併開列名單請
旨簡放似于註冊點驗事宜較有裨益如事屬可行
臣等請即遵照揀選

回鑾後帶領引
見將來四庫全書告竣後遇有闕員再于內閣翰詹
衙門內通行揀選引
見是否有當並候
訓示遵行

陳情乞養疏　　李因篤

奏爲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

籲

恩歸養事臣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敕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臣某等旁采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

塵薦牘獲奉

俞旨吏部遵行陝西撫臣促臣應

詔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屬歲多病又緣避寇

墜馬左股受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床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謂咨中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已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推卸之端扁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牀

輦路三千難通醫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
以無期萬一有爲子所不忍言者則是毛義之
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
悲何及餅罌之恥奚償卽臣永爲名教罪人虧
子職而負
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推錫類之仁
推於士庶甯忍子然母子欷泣向隅奪其烏鳥
私情置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采
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

雖所居里閈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旣病
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卽部臣推諉之語
槪指三八而言非謂臣當必舍其親而不之顧
也且臣謭陋而同時薦臣者皆
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猶名
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數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陔負疾躁進貽譏則於薦臣亦爲有靦面
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臣長行急若風火臣
趨
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
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

驟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
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況
皇上至孝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
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
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
九重嚴邃情壅
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
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
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亟至失明臣仰圖報
君俯迫諭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
代題臣孺切下情惟有哀
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
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相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扶養其母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
子銜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

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酧
知遇務展涓埃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請禁奪情留任疏　　甯爾講

爲奪情留任之例斷不可行亟宜停止以隆

孝治事臣聞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又聞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蓋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也臣思孝之道不一端送終爲大父母之所望于子者莫切於此人子之所仰報于父母者莫切於此一人之立身行已關一世之風俗教化亦莫切於此使于此而冒昧隱忍不惟不可以爲人子亦何可以爲人臣臣每閱邸報見督撫代請在任守制之疏接踵而至甚至知府知縣等官亦率代爲申請臣不能無議焉查

督撫諸疏不過爲地方荒殘某官撫綏得宜才堪任事耳臣思此人丁憂便可代爲留題使此人捐館又將何以處此要缺乎此臣之不可解者一也又查督撫諸疏或稱密加察訪本官不但不要錢且愛民若子不但善於催科且曲體民情是本官可謂能忠矣能忠者必孝該督撫何不令其忠孝兩全而必令其戀棧忘親陷人不義乎此不可解者二也或謂地處衝要此官一去頂補乏員殊不知我

朝定鼎以來生聚教養滿漢一例開科菁莪棫樸濟濟多才正所謂雲龍風虎堪

皇上指臂之用者正自有人况知府知縣等官微員
末吏吏部遴補勝任何難何必定用此不吉之
人不祥之服出入公署示天下以不度哉此臣
之不可解者三也或謂地方更易一官未必驟
諳事務但思此奪情之官使全無哀戚之心其
人已不可問矣若果哀戚耶則方寸已亂政務
自爾茫然又安望其錢穀刑名
欽案部件井井有條乎與其留任而諸務叢脞何如
另簡才能新發於硎之爲愉快也此臣之不可
解者四也或謂邊遠要害股肱大臣軍機重務
催鋒陷敵刻不容緩亦可以人子之私恩廢軍

國之重寄乎殊不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在人
臣固有當盡之職而權緩急度輕重或留或去
出自
睿裁又豈可以不常有之事例遂令三年之喪無貴
無賤人人通行者而獨使一官不得展孝思之
萬一乎此臣之不可解者五也伏乞
皇上乾斷嗣後丁憂官員除邊遠要地股肱大臣一
切關係要務之任去留出自
睿裁外其餘藩臬以下官員督撫代題在任守制永
行停止庶不以人謀之假借廢天倫之至情以
一時之權宜壞千古之大義矣

義友竭忠疏　　靳輔

爲義友竭忠

王事盡瘁捐軀微臣生死難安仰籲

聖慈推恩分卹以慰幽魂以勵草野愚忠事竊臣一介

寒微歷蒙

皇上天恩拔擢於康熙十年由學士陞授安徽巡撫大凡外官自州縣以上有刑名錢穀之責者必以禮聘士協同料理名曰幕賓臣於是時留心訪求未得其人適有浙江錢塘縣儒士陳潢者遊學京師偶與臣遇臣見其狀貌魁梧器宇凝重動止語默咸秉以禮臣遂聘以同行并令教臣子焉然臣亦

未之奇也徐而察其學問似非章句探其言論悉具性情臣亦未之信也乃自抵皖署後臣與之寢食惟俱朝夕討論訪求政事始知其識明敏而深厚其才肆應而曲當臣不禁愛之重之矣臣撫皖六年適當軍興之際陳潢之裨益實多然此六年之中猶爲臣一人之私藉而非有所宣力於

國家迨康熙十六年三月臣復蒙

皇上天恩陞任總河當兩河潰壞之後前此覆轍頻仍聞者心驚見者膽落無不以畏途視之臣雖報効有心而設施無術亦豈能無憂惶悚懼之念陳潢卽毅然告臣曰遺大投艱豈得無懼但能實心力

行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正可藉此以報
君恩卽潢草茅下士素有志於當世之務而未獲進身
無由建白今亦正可佐理以報
朝廷以畢素志臣於時一聞潢語瞿然自驚隨應之曰
子能助我宣力
王事以報
君恩我亦何敢再萌身家之慮哉於是矢志同心黽勉
協力出則隨臣荒度經營入則偕臣料理文告凡
所以算土方核浮冒科料物圖節省之處纖悉無
遺漏如是不避寒暑無分晝夜與大工爲始終者
十年有如一日故臣得以時遵

聖略竭蹷從事俾兩河復歸故道潢與有力焉但臣蒙
皇上命臣治河臣復以禮聘潢與之同事是潢之盡心
於臣猶臣之盡心於
皇上乃臣職友誼之所當然耳臣亦何敢將陳潢妄瀆
天聽特是大工之內如開河築堤募夫辦料設法催儹
及釐姦剔弊鼓舞人才不避勞怨不畏强梁臣力
之所能爲臣心之所能盡者陳潢不過助臣盡瘁
而已原無足異若夫發前人心思之所未及闢微
臣智慮之所不能者則有五大功焉一如下河七
州縣從前被淹人但知高家堰冲決三十四口因
而不能堵塞淸水潭之故而不知前人尚留翟家

壩未堵二十餘里與成河九道之處以致滔滔下注不舍晝夜清水潭遂成澤國清口內灌無休而下河遂成巨浸被災十分矣潢乃建議盡行築堤塞河以敵清口之黃且創設減水壩遂漸宣洩以保高堰之堤始得減下河十分之災為二三也二如清水潭旋築旋決末次勘估需帑金五十餘萬潢乃建議棄其舊口移築堤工於湖內改為永安河節省帑金四十餘萬乃得永免潰決而保安瀾也三如前此甘羅城運口逼近黃河河水內灌淤墊山清高寶之河道每年冬底必大起民夫挑挖以濟新運不無勞民傷財潢乃建議改進大平壩

以避黃水內灌創或黃强淮弱之年間有內灌黃
退旋即冲刷仍舊永不淤墊迄今十有餘載免民
夫挑挖之勞歲省民財數萬金也四如康熙十七
年冬駱馬湖運口已經淤斷新運無由北達危急
非常潢乃建議創挑皂河二十餘里地皆沮洳陷
溺應期而成且復挑支河三十里以避黃水再無
淤墊之患使通漕直達
天庾也五如
聖心愛民一案原
題不過欲洩減壩之水以利民田潢乃建議創挑中
河以避黃河一百八十里逆流之險䘏軍利漕自

歷代行運以來所未有之事也當其興舉以上各
工之時無論寅僚不分老幼無不以爲必不能成
且有涕泣以求臣之停止者惟瀇信之確而臣任
之力得蒙
皇上乾斷允臣興舉且荷
皇上如天之福百川効靈禎已成功爲
國家永遠之利實瀇之聰明卓見有以成之者臣實
不敢昧心掠之歸已以欺
皇上以欺
天也臣知瀇之才感瀇之心念瀇之功情不得已當
聖駕甲子南巡之時蒙

天語問臣以有無得人臣即以陳潢姓名對嗣因
皇上聖慈必欲使下河無一夫之不獲
命臣子治豫問臣以有無別治之法潢乃籌之晝夜議
添重堤一策仍輓減壩所洩之水以出黃河臣因
試驗有素是以據實具
題以此策出之陳潢棠
皇上不次之恩授以僉事道銜贊理河務潢深感激方
將盡竭其才以圖報効不意因此議論紛起部議
革去職銜而潢亦隨病入膏肓矣後棠
聖明洞鑒察潢無他
特恩寬宥而潢又隨物故矣今臣復棠

皇上天恩復任總河豈不以臣向者曾効犬馬之勞耶但向者幫臣以効犬馬之勞者乃陳潢也是臣與潢乃同事一體之人臣幸而生得再受
皇恩潢不幸而死臣何忍負之使潢尚在臣願以百口保
題潢於
皇上之前以備驅使必有可觀潢誠不幸而死臣若避嫌隱忍是臣生爲負友之人臣念衰病日甚旦夕難保若不及早陳情一時風燭死爲負友之鬼逢潢地下何以相見乎臣今不揣冒昧將臣友潢始末與潢竭忠

王事各緣由據實直陳仰祈
皇上察臣情詞憐潢勞績
特沛天恩准復陳潢僉事道銜以光泉壤不獨潢之幽
魂矢報啣環而微臣仰荷
推恩及潢亦且死得瞑目將見天下草野未達之士當
必有所觀感興起而益奮其他日報効之心矣臣
謹具
奏貼黃難盡伏祈
皇上睿鑒憐憫施行臣不勝激切悚惶待
命之至伏候
勅旨

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

爲勉竭愚衷仰祈
睿鑒事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
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
慮仰贊
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
上諭仁心仁政愷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
敢言者
皇上皆已行之矣事無可言所欲言者
皇上之心而已我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尚有可議哉而

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姤。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

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兒冠叩首應聲而即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歟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已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已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

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

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覽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以爲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未見其道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己而眞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

愼愼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寛厲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寛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愼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

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生

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之論惟

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謹

奏

覆奏民生吏治疏　畢沅

爲遵

旨覆奏事竊臣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以原任刑部侍郎任克溥前後條陳各事宜皆關係士習民風官方吏治現在有無似此未經整頓者著大學士九卿科道及各督撫直攄所見據實奏聞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整飭官方兼憂民隱勤求

乙夜

睿慮旁周臣伏念

國家定鼎之初值前明綱紀頹廢之後仰蒙

列聖相承勵精圖治克臻上理

皇上際累治重熙之會

御極四十七年綜理萬幾兢兢業業雖

聖壽已越古稀而致治有如一日所有士習民風官

方吏治豈尚未經整頓以待臣等之建白乃復

仰紓

宸慮博訪周咨古先哲王所爲治益求治安益求安

之至意穆然可以想見臣竊惟

國家大計不過民生吏治二端而建官之本意則

以勤民爲主勤民之要終以足食爲先我

皇上子惠元元三蠲供賦兩免漕糈偶值偏災不惜

重發

帑金惟恐一夫失所所以計藏富于民者至周且

悉誠三五以來史冊所爲罕覯但時會

承平百數十年生齒日煩而天地生財只有此數

是以民間逐末日事營求不過此絀彼羸生計

所資終未見日臻優裕臣粗覽載籍竊見民生

衣食之源大率農民爲要畜牧次之因土之宜

而盡民之力以收自然之利其在西北等省施

之尤當而易行即如陝西古稱四塞雄封地大

物博唐虞以來厥田稱上迨及成周尤以稼穡

爲重豳風無逸所陳至今猶可想其遺意惟司

牧者以其事無近功不復爲之措意以至小民失業者多往往流爲惰窳臣仰蒙
恩命載撫關中先後十有餘年郡邑巡行所至竊見漢中興安商州各府州屬延亘南山內外水土饒益遞年楚蜀隴豫無籍窮黎扶老攜幼前來開墾者甚衆但疆里綿邈高原下隰間曠尙多近者山南一帶荷蒙
俞允添設府廳佐貳等官以資控制將來擬卽令其詳加相度廣勸耕屯以無業之民而闢可耕之土若成熟後按夫計畝全活自多卽如乾隆四十三四等年兩湖偶被災祲小民流徙絡繹前

來臣彼時閱兵漢南目擊情形督率有司妥為
安插分令就地開荒男婦不下十餘萬人俱得
安然樂業遂成土著此其明驗也至西安同州
鳳翔三府邠乾二州沃野千里實為陸海奥區
臣近加體察民間耕讀相半素鮮蓋藏殷實之
戸十不得一緣其平時所恃不過農田而秦中
地厚水深山澤之氣不通每有恆暘之咎連年
仰賴
皇上宵旰勤勞雨暘時若年穀順成但臣下職在牧
民于人事未盡而冀邀
天貺于未然其道終難久恃夫黄河為數省患惟甯夏

一府引水灌田五邑並蒙其利涇陽龍洞一渠
爲關內膏腴之最秦漢至今民霑渥澤前因年
久淤塞灌田僅一萬餘畝臣因
奏請重加疏濬今已灌田十萬有餘可知民間利
病果能悉心經理未有不收其美利者伏思關
右大川如涇渭灞滻灃滈潦潏河洛漆沮汧洒
等水流長源遠若能就近疏引築堰開渠到處
可行水利無如司事者意計所在既不與民瘼
相關小民心知其利又復道謀築室不潰于成
即向來本有渠道地方亦多廢而不渠以致泥
滓淤積水流旁溢大者逼窄小者斷流是以偶

值暵乾便成荒歉臣現擬督率司道飭查各屬將境內形勢高下川原細加量度何處可以開渠幾條某渠可以灌田幾畝其舊時所有渠堰向日灌田若干現在灌田若干一一據實具報倘有不敷挹注者當卽爲之籌酌或勸民自爲疏濬或酌借公項代爲辦理則以時蓄洩自無水旱之虞而瘠土變爲良田三農自獲倍收之利況三秦爲中土上游大川半在其地若分爲溝洫蓄作陂池則入黃之水其勢並可少殺于事理不無裨益他如省北延安榆林二府以綏德鄜州地多砂礫每以邊境高寒雨澤少愆西

成即憂歎薄臣竊見古來雲中北地五原上郡諸處畜牧爲天下饒至以穀量牛馬即唐時開元年間隴右牧政考成不過數年馬至四十三萬牛至五萬羊至二十八萬茲者地土依然水草猶在倘能經畫得人安知今不如古臣於七月間巡防所至見沿邊水草尙爲豐茂若飭令各屬有司詢問鄉堡每邑計其成數情形畜牧者約有若干人駝馬牛羊約需若干匹由府彙報到司酌籌關欵購買分給民間令其試養並顧覓善於長養之人教民喂飼每屬酌派佐雜等官查核經理俟次年孳生後除交還官項外

餘即賞給本人以為資本嗣是孳生羊羣十取其一馬駝牛十五取其一其餘除資本外聽兵自為販賣則邊兵生計可望漸臻饒裕其腹地沿山傍水如終南太白汧渭沙苑之間係歷代畜牧之場亦可徐徐籌辦倘數年後果有成效將來新疆各路屯兵民戶俱可倣而行之令其耕作與畜牧相兼緣耕作所入只敷本戶供支畜牧工本無多而休養蕃息日見充盈則民力漸裕兵力愈强此實邊土無窮之利也至州縣為親民之官所關最要得其人則一邑之民享其利不得其人則一邑之民受其害如病在貪

酷則日事誅求而良善難安生業病在因循則聽從胥吏而閭里鮮得安居其中稍有才具者又復以酬應爲能不以地方爲事此等病民之官尤當隨時甄別大示懲創再一州一縣大者不過數百里而遙近有在任數年而四鄉未嘗一至者所爲司牧者謂何臣現擬飭屬嗣後于本境四鄉或一歲之內或一季之內務須輕車減從周遍巡行按查保甲稽查游惰如有利病所關應行應革事宜具稟上官以便隨時查辦至春秋祈報宣講

聖諭朔望行香雖係事屬儀文然小民日事觀瞻自有

隱相維係之故故下情易于上達而匪僻難以
潛滋蓋緝與目見耳聞共知法紀所在未始不
可化莠爲良地方羣吏皆當實力奉行不得以
爲無關考成視爲具文巳上各件若就目前而
論雖小效近功然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行之旣
久則戸慶盈寗人歌樂利官方士習未有不烝
烝日上者至大吏爲闔屬視效所關自當以
聖王愛民之心爲心以足民之事爲事損上益下潔
巳奉公董率監司牧令講求實政化導士民俾
衣食足而知禮義此臣等守土之責所當隨事
隨時共相勗勵者也欽奉

諭旨垂詢謹就管見所及據實覆
奏